

纪委对段春受贿及豆腐渣工程做审查

2

官场小说



吴问银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南江市人大常务副主任黎秋如愿以偿地“平安”退休了。正当他准备安享晚年时,老部下段春突然被“双规”。黎秋以营救为名,遥控指使江湖兄弟张军将其杀人灭口,随后又将张军沉尸湖底。正当黎秋自以为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时,不料,一名漂亮女主播的意外死亡,竟使纪委顺藤摸瓜地掌握了黎秋犯罪的关键证据……

[上期回顾]

南江市人大常务副主任黎秋退休了,走出办公楼,他让干儿子,也就是滨江县县长杨涛接他去滨江见以前的部下。席间,他得知部下段春被纪委带走了。

杨涛一早就带着常乐乐到南江去了,对此事自然一无所知。这两件事给他打击不小,尤其是段春的事,说进去就进去了,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他想起古时候弹冠相庆之事,佩服起干爹黎秋来,这么多年来,举报信都能用汽车拖了,上面也查过十多次,可谁又能伤着他一根毫毛?现在他退休了,基本上算是“安全着陆”了,跟段春比起来,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大家静一静,段春是我们的兄弟,相信他会熬过这一关,我们也要尽全力营救。现在不谈他了,我提议为老领导光荣退休干一杯!”

杨涛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黄鹰说:“对,现在能平安退休就表明了事业的成功、人生的完美,这一杯必须干了。”何宏接着说:“老领导,你现在进入了人生的‘保险箱’,可以高枕无忧了。”

刘广财刚才听大家谈论段春进去了也惊得一身冷汗,为他感到惋惜,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白忙活了,不仅什么都没有而且还有牢狱之灾。他知道黎秋这么多年来位高权重,在这上面难免也“干净”不了,现在能“平安着陆”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常乐乐也在座,她就坐在黎秋和杨涛之间。她将满桌上人的话听得真切切,心想这当官什么时候成了这样一个“危险的行当”?看他们祝贺的情景,让人觉得不像是退休,倒像是刚刚从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来。

东华路是南江市的一条主干道,车水马龙。晚上,这条路像极了一条流光溢彩的火龙。南岸区武装部招待所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灯火通明,两个人正对着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说着话。这个矮胖的中年人不是别人,正是被纪委带走的段春,而两个谈话的人一个是省纪委检查一室副主任龙剑,另一个是南江市纪委纠风办主任

陶炎。

段春情绪很激动,脸上的青筋凸现,语气急促地责问:“你们这是搞什么?懂不懂法?我是人大代表,你们无权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陶炎见段春提到自己是南江市人大代表,不无戏谑地说:“你现在才想到自己是人大代表啊,在台上你对人民干了些什么时你想到你是人大代表没有?我告诉你人大代表身份不是你的救命稻草,更不是你的挡箭牌!”

龙剑扶了扶眼镜对段春说:“段春同志,你的情况我们知道,接到群众举报后,我们进行了立案审查,也书面向南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报了情况,他们同意对你采取组织措施。今天我们请你来是集中谈话,希望你配合我们工作,把有关问题说清楚。”

“集中谈话?你们这不是‘双规’么?既然是集中谈话为什么跑到这里来谈,在办公室或者滨江人大的会议室谈不也行?”

段春听龙剑说请他来“集中谈话”,并不是“双规”,他想所谓谈话无非是了解情况,这说明他们手上并没有什么证据,讲不讲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上。这年头许多官员的心理素质不过关,被纪委一惊一乍后就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他们并不是被查出来的,而是自己主动坦白的。现在自己千万不能做这样的傻子,这样想时,段春内心的底气又上来了。“你们想知道什么情况?只要我知道会配合你们调查的。”

陶炎眼睛盯着段春看,见段春答应配合调查,便单刀直入问道:“好,那你先说说八千万路灯改造工程问题,在这里面你拿了多少钱?”

“这……”段春没想到陶炎直接问到这个对他来说极其敏感的问题,一时语塞。他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

着,他想这个问题牵涉面太大了,如果他说出去,不仅自己完了,大家都会跟着完蛋,滨江将会有一场官场大地震。千万不能透露一个字,必要时就是把舌头咬断也决不能从自己这里说出去。

陶炎哈哈笑了一阵,然后眼神严厉起来,说:“段春,说不出来了吧?现在要不要我替你说啊,一个路灯三万多块,这可是全中国最天价的路灯了。据我们调查,这种路灯市场批发价不到两万元,如果这样一算,你收受受贿至少在两千万元以上。我也知道,这笔钱不是你一个人得了,但你不说这账就算在你一个人头上。这几年,你分管城建,从你手上用去的建设资金达二十多个亿,留下了五六个豆腐渣工程,群众反映强烈。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希望你主动交代问题,争取立功,这样可以减轻对你的处罚。”

段春很快冷静下来,心想只要自己口一松就再也走不出这个门了,即使被他们查出来杀头也决不能自己把头往铡刀里伸,横竖大不了一死。他用衣袖拭去额头上的汗,平静地说:“你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说完眼睛一闭,坐在椅子上养起神来,龙剑又问了几句,段春一言不发,仿佛一下子哑了。

段春的事憋在杨涛心里让他寝食难安,凌晨的时候,他来到黎秋房间,“您说段春现在会在哪里呢?”

黎秋沉默了良久,说:“根据我的判断他决不会在滨江,有可能在市区或者其他县里的某个宾馆里。纪委双规是要取得他的口供,只有他招供了才会移送送到检察院提起公诉。”

“您说他会招供吗?”杨涛担心地问。

“以我对段春的了解,他不是个软骨头。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是因为

什么事被纪委调查的,按说他已是人大副主任了,不再处于权力的风口浪尖,是什么人揪住他不放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我猜还是工程方面的事。他当建设局长八年,又当了五年分管城建的副县长,虽说他行事比较低调,但在工程‘蛋糕’的分配上肯定会得罪不少人。近几年网络上对他的非议也比较多,这次被调整为人大副主任,就是变相地保护他,哪知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黎秋点点头说:“我猜也是这样,现在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事多着呢,工程腐败案件频发就是因为掌管工程发包权的官员权力太大。小涛,你和段春共事多年,又是他的领导,这件事不会牵连到你吧?”

杨涛端起水杯一口气喝了,然后对黎秋说:“干爹,段春的事我是有责任的,我们俩都是你的人,所以对我完全信任,没想到这信任却害了他。去年实施的路灯改造工程没有公开招投标,投资超出预算一倍,市民反映强烈,举报信满天飞,玉顺同志发了很大的火。本来县委准备让段春同志进常委班子兼任宣传部长,因为这件事情改任人大副主任,这些情况您应该是清楚的。现在遇上这种情况,您还是要帮我拿拿主意,一旦段春说出了一切,或许您明天就见不到我们这些人了。”

黎秋脸上的表情沉重了许多,两道眉毛也紧锁在一起。他知道一旦杨涛保不住了,自己也将受到牵连,十多年来多少次风浪都过了,现在退下来基本上算是“平安着陆”,难道飞机落地后还会“滑”出跑道?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只是概率太小了。“这要看你们的造化了。我跟你谈一件事,你还记得昨天是什么日子吗?”

刘先达拒收了一个晚期肾衰病人

1

人间百态



张慧敏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省立医院普外主任刘先达怕担责任拒收了危重病人王仙菊。次日,大外科主任穆百济被这位病人的丈夫许根树叫去看病。当晚,王仙菊因救治无效正常死亡。许根树被人利用,聚众大闹病房。肾外主任周立奇发誓为师傅洗清冤屈,但所有努力都使事情更加复杂。穆百济离任,一直把周立奇视为竞争对手的刘先达想竞争大外科主任。在大外科这个小天地里,医者、患者、医药代表,他们联合上演着一出出离奇生死故事。

事儿要从一个叫王仙菊的病人说起。王仙菊起夜时忽然倒地的那个瞬间,她的丈夫许根树正在梦里哈哈大笑。许根树梦到自己买彩票中了大奖。正想象着自己发财后的美好生活,耳边就传来了老婆倒地的声音。

老婆似是把尿盆碰翻了,眼睛还没睁开,先闻到的是满屋子甜甜的尿臊味。自从老婆的糖尿病进入晚期,屋子里就满是这种味道了。这几天,老婆的病加重,大小便都在床前的木桶上。这样一来,屋子里的气味就更重了。

老婆也真是,把钱看得太重,病成这样也不肯去医院,这不,又摔倒了。捡了一天的垃圾,许根树累得睁不开眼,下了床才把眼硬睁开。不好了,老婆似是摔得不轻,已经躺在床前的尿窝里没了动静。“仙菊,你摔到哪儿了?快醒醒!”“仙菊,仙菊,快起来,咱们这就去医院!”

任凭许根树怎么呼喊,王仙菊也还是仰躺在地上不动弹。许根树跪在地上要把老婆搬到床上去,手刚放到老婆的脖子后头,就吓得一声惊叫。老婆的脖子上黏乎乎的血!老婆摔破头了!仔细一看,老婆的耳朵后面破了一道口子,血正咕嘟咕嘟地往外冒。许根树慌了,这回医院是不得不去了。他站起身,掀开床上的脏褥子,从最里面的床板上摸起了那个藏钱的布袋子,揣在怀里背起老婆就往外奔。

王仙菊是下半夜三点多被许根树背进省立医院的,当晚普外主任刘先达赶巧在门诊值夜班。被值班护士叫醒的刘先达带着疲惫惺忪的神态来到急诊室。一搭眼,刘先达就把病人的病情看出了个八九不离十。躺在诊疗床上的病人已经昏迷,只见她四肢浮肿,蜡黄的脸上泛着一层白霜,

典型的尿毒症晚期肾衰体征。

看着眼前危在旦夕的病人,睡眼惺忪的刘先达第一反应就是挂号护士搞错了,这应该是肾科的病人,不应该来普外找他。不等刘先达开口,就见一个衣衫破旧、样子落魄木讷的中年男人冲上来拉住了他的胳膊:“医生,快救救我老婆吧!”刚走近病人,刘先达就闻到一股汗臭味,他立即在不经意间缩短了自己的呼吸幅度,尽量让空气少进入鼻孔。刘先达小心地伸出右手的食指,在病人裸露在外面的脚踝上按了一下。瞬间,病人的脚踝就陷下去一个深深的坑,半天弹不起来。

“是不是挂错了号?”刘先达收回食指,问旁边的护士。那根刚刚按压过病人脚踝的食指孤独而训练有素地伸着。这是刘先达的习惯,每次给这种不讲卫生的病人做检查,他就会用这种方式对与病人肌肤有过接触的手指采取相对隔离,洗手时他会把这根手指作为重点对象仔细清洗。

“她有外伤。”说着,护士就撩起了病人左侧耳边的头发,露出了耳后一条两公分长的伤口。伤口已经不再流血,泛着失血过后的惨白。许根树又在一边焦急地说:“大夫,快救救我老婆,上半夜她还好好的,起来小解,一头栽在地上就摔成了这样。”

刘先达知道,这个病人绝不是“摔”成这样的,而是长期的慢性肾病由量变到质变病成这样的。刘先达还知道,眼下这个病人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他还可以断定,她的死亡与耳后这个两公分长的表浅外伤创口基本无关。身上散发着同样酸臭气息的许根树又对刘先达央求:“医生,快救救我老婆吧,她要是走了我的日子可怎么过?”

面对这种央求,曾经也是一个

鳏夫的刘先达的恻隐之心又隐隐升腾起来。一时间,他顾不上讲究,从口袋里抽出特制的小电筒扒着病人的眼睛照了瞳孔,又亲自测了血压数了脉搏。做这些时,他修长白暂的十指无一幸免地和病人湿漉漉散发着酸臭气息的肌肤触碰着。

如果这个病人还有救,刘先达觉得这种触碰是值得的。但刘先达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病人的确是不行了,救也是白救。刘先达的另一根神经霎时绷紧,这深更半夜的,等他给病人处理完这个无关大局的外伤创口,再找来肾科医生,说不定这个病人早就一命呜呼了。到时候,钱花出去了,人没救活,不落一通埋怨才怪?现在的病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这种文化水平不高、经济状况不好的病人就更是难缠。

不行,这个病人不能收。反正都是一个死,还不如消停点替他们省些钱,免得到头来人财两空落埋怨。见护士去里屋取东西,刘先达就跟了进去。他轻声对护士咕哝了一句:“我看这个病人够呛,留下来怕是出力不讨好。”护士心领神会地看了刘先达一眼,等她出来时,刘先达就对着她问:“病人病情很重,需要马上抢救,科里还有床位吗?”

已经明白刘先达意图的护士马上答道:“科里现在没床,要等到天亮上班后看看能不能腾出来。”刘先达转身对许根树说:“我看这样吧,我们这里现在没有床位,病人又耽误不得,你还是快些带病人到市立医院吧。”这显然不是许根树预料到的,他的样子有点蒙,仓皇说:“你们这里有个医生能治她的病,我们就在这里治。”

说着许根树就俯在诊疗床上摇晃着已经昏迷了的老婆,大声问:“仙菊,上次给你看病的那个大夫叫什

么来着?快告诉我,咱们去找他!”昏迷中的王仙菊任凭丈夫怎么摇晃一点反应都没有。刘先达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还是快点到市立医院吧,别再耽误时间了,我们这里确实没床位。”见没指望,满头大汗的许根树只得又把病人背起来,疲惫艰难地向外走去。走廊里响起一阵细碎急促的脚步声。后来,那脚步声渐渐远了,没了。

看着护士,刘先达无奈地说:“这个病人是晚期肾衰,救也是白救,只能是瞎花钱。”护士说:“刘主任,离天亮还有一会儿,你去值班室休息吧,有事我叫你。”身材瘦高的刘先达向值班室走去。走廊里很静,走着走着,他忽然感到心里有些不安。

回到值班室,刚躺到床上,外面就传来滚滚的雷声,紧接着,密集急促的雨点接连不断地砸到窗玻璃上。想到刚才那个濒死病人,刘先达有些内疚,躺在床上地他再也无法进入睡眠。烦乱不安之际,门外再次响起护士的敲门声。

这回是个小女孩,急腹症。一查,典型的急性阑尾炎。刘先达不敢耽误,下了手术单,开了临时液体,又打电话到科里联系了手术医生,直到看着小女孩被手术室护士接走,才算松了一口气。

从头到尾,刘先达的态度都格外好,小女孩的父母一个劲地说着谢谢。刘先达知道,他的这种好态度完全是下意识的,仔细想想,像是为了弥补刚才的内疚。不经意间,刘先达意外地在病床下发现了一只鞋子。他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刚才那个濒死的肾衰妇女掉在地上的。

刘先达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这只鞋子上。忽然,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隐约觉得这鞋子是个会给他带来祸害的灾星。